

对宝鸡的回顾和瞻望

莫伸



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一切，便是今天宝鸡的“繁荣”的指标。人们说：“宝鸡有前途！”

不能不赞叹茅盾先生的敏锐——“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纽。”寥寥数语，提纲挈领，抓住了核心。

茅盾先生这篇文章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陇海铁路已经修到了宝鸡，为了保存抗战实力，国民政府把中国最发达也最富庶的华北平原、苏浙沪皖一带的人才资源和机械器具源源不绝地运送到西北后方来。这就大大增加了人流物流在宝鸡的聚集和中转，也无形中成就了宝鸡的繁荣和崛起。这些情况，我年轻时不知，甚至年纪很大了仍然不知。但是后来，当我阅读到一些历史资料，尤其是我去采访并写作有关西北联大的作品时，就知道了：抗战中许多中华民族的精英，先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到了西安，又从西安行程会聚到宝鸡，再从宝鸡顺着川陕大道进入汉中办学——后来西安的高等教育在全国位居前列，盖源于此。

其实，即使不发生抗日战争，宝鸡也同样会腾飞，同样会崛起，原因就在于宝鸡的交通枢纽地位。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上世纪30年代的陇海铁路等级很低，而川陕公路等级更低，但在当时，它们的出现却丝毫不亚于今天建成了通往青藏的铁路和跨越秦岭的高速公路。自古以来，秦岭便横亘在川陕之间，被称作“天下之天阻”。如今一条宽阔的、像模像样的道路得到了开通，它不仅能够载车行马，而且能够让汽车飞驰。于是大西南和中共北的人流物流便本能地向这里集中，又顺着这里朝四处扩散。谁能想象，“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格局就这样被一举打破。在这个具有非凡意义的打破中，宝鸡抢得了先机，也积蓄起底气。它在未来岁月中的蓬勃向上，就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

“宝鸡有前途”——不能不佩服70多年前的茅盾先生，短短5字，是智者的预言，也是精准的前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鸡这座城市发展得更加迅速。

之所以能够更加迅速地发展，离不

开两条。一条是战乱平息，人们能够集中精力搞建设；另一条就是宝鸡交通枢纽的优势得到了继续提升。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规划了一条贯通西北西南的铁路。这条铁路最初叫天成铁路。是由甘肃天水通向四川成都——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最初的线路设计？又是什么原因最终选择了宝鸡作为这条铁路的起点，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我知道，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使宝鸡从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继续跃升为陕西省除西安以外的最大城市。1956年，当宝成铁路终于开通时，伴随着火车铿锵的轮轧和风笛高昂的吼鸣，宝鸡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稳步提升，且与日俱增。

作为个人，我感到荣幸的是，从小就生活在宝鸡的上马营铁路地区，这恰好是宝鸡铁路行业最集中的地理所在。如果说汇成宝鸡铁路地区的源头是一股巨大的水流，那么我可以算作水珠一滴。水珠虽小，却融汇于巨流；一路起伏跌宕，一路磅礴行进，这使我亲历了宝鸡铁路地区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衍变和发展。虽然我在1979年调离了宝鸡东站，但由于老母亲始终在上马营铁路地区居住，这使我每年都会多次回到这里，尽管只是匆匆忙忙的探亲，尽管只是蜻蜓点水的飘掠，但毕竟，那些从小便烂熟于心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形成了我对这片土地上的特定记忆和特殊感情，也使我对于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有着非常直接的捕捉和触觉。

公正地说，在我亲身经历的60多年中，无论是宝鸡上马营铁路地区，还是整个宝鸡市——面貌改变最大、建设成就最突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各类技术不断进步迅速、综合实力达到最高水平的时期，是自1978年以来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段注定将被历史所记载并盛赞的时期。用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这些字眼来形容这段时期，完全不是夸张——早在20多年前，当我离开宝鸡东站货场10多年后再去探望它时，竟茫然无措地完全找不到我原来工作过的房屋，找不到我曾经挥汗如雨干活的站台，找不到四周那些原本非常熟悉的附着物和参照物——或许置身其间的人们对这种变化感觉会迟钝些，但于我而言，这一切如狂



潮翻卷，令我感慨之极，也惊讶不已。

如此巨大的变化，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不谈整个宝鸡市，只说宝鸡铁路地区和铁路行业，它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坦率地说，放在从前，许多事物比较简单，也就容易认识。那时我们张口就能够得出结论：它会继续进步，会朝着机械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时走到今天，预测宝鸡铁路行业的未来却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首先，它已经远远不能用机械化来概括，它正朝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包含了机械化，却又远远超越了机械化。这种变化将不仅有力地改变铁路工人以往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甚至完全有可能颠覆铁路工人以往的工作手段。其次，随着各种运输工具的迅猛进步，宝鸡铁路的交通枢纽地位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高速铁路已经让西安和成都直接挽起了手臂，而高速公路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轻松地跨越了秦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兰州到重庆的铁路已经在秦巴十万大山中横刺里斜穿——客观地说，宝鸡铁路地区和眼下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还步入了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全面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全新的发展平台上，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宝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宏观的铁路运输和具体的宝鸡铁路行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深邃，越来越博大，越来越不可思议，也越来越让人难以预测。我只能说，从清朝开始，当欧洲工业化的成果让中国人胆战心惊地发懵时，当现代化的思维被有识之士陆续接受时，就不断有志士仁人发出感慨：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

如今，我们正处在这个空前大变化的漩流中心！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现实。
如何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从而更好地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气象将万千，任重而道远！

（本文是作家为《宝鸡东站站史》写的序言，发表时有改动）

肖像作者 陈亮

再到延安

■郁枫

再到延安 聆听历史铿锵的
枪刺 锄头 土窑洞 信天游和腰鼓
紧紧地纠缠一起 汇成巨大的洪流
撕开了天边厚重的黑暗
阳光磅礴而出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有热流从心里流到
都会借一碗烈酒 给诗歌
安妥灵魂 仰望宝塔
深情地触摸一个民族的疼痛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会让自己陷进江山 然后
顺着延河寻找幸福的源头
信天游唱起来的时候 心里
就浮现出山峦上迎面屹立的千年柳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会被腰鼓的鼓点击中
心中的柔软 然后沉默
精心地 咀嚼蕴蓄了
许多年的情愫

于是
我以泪水表达景仰
我以誓言表达坚定
我以歌声表达热爱
我以文字表达忠诚

方志敏

■王文乐

二十世纪初叶
闽浙一带
方姓是望族名门
“方”字注解为：方正或方向

人世问几乎所有的伟大
都来自悲壮
所有的离题和荒诞
源于孱弱的邪念
一位革命者
以怎样的生命操守
点燃天下朴素的良知
对峙灵魂龌龊的阵营
以怎样的凛然正气
迫敌人深度恐慌

解放后
方志敏的遗体被挖出来
骨骼依旧
铁镣早已腐朽

刀刃上的光辉

——参观扶眉战役纪念馆有感
■孟石代

子弹
那是一颗空壳的子弹
宛如被抽空的伟大躯体
静默休养生息
滚烫的心去了哪里
我在时空中搜寻
我在墙壁中查找
我在草丛中寻找
我在史书中观望
我在勋章中透视
嗒嗒的催促声提醒我战事正急
瞄准点，瞄准点——
正需要它去征服
没有枪，没有炮——
沿河的石子都会创造奇迹
人心就是所向披靡的子弹

飞机
那只时光的铁鸟
静静地振翅待飞
锐利的目光依然那样痴情地巡视着
关中的麦禾，与农舍
那是一只怎样的雄鸟
枭雄般的站姿，我只能深深地遐思
我知道它的身世有点曲折
我知道它是一位让邪恶闻风丧胆的战士
我知道它是凭着赫赫战绩走向了不普通
我知道它是共和国钢铁长城上的雄鹰
绿草如茵，碧空万里
你依然志在追赶，心怀蓝天

荣誉
带血的玫瑰在时光里飘着香味
那是别样的召唤
“尖刀连”用忠诚铸就的力量刺向邪恶
“猛打猛冲立头功”
“分割穿插敌纵深”
“迅速勇猛”
“守如泰山”
“弹不虚发，压制敌人”
“尖刀直插，致敌死命”
“攻必克，战必胜”
精准解读战场精彩的一瞬

那是一枚枚
用生命磨砺的信念之盾
佩在胸口
温暖了民族的记忆
那就是一朵花
一朵由民族精神
滋养的太阳花

西秦诗苑



一本“小人书”

孙剑波

过早地迷上了《红楼梦》。

当时我正迷恋那种五本一套的《杨家将》，虽然故事只画到“智审潘仁美”，但画家高超的技艺以及笔下的人物形象早已在孩子心中扎了根。尤其是杨七郎的造型，与其他六兄弟截然不同，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披黑色战袍，剑眉倒竖，英姿勃发。同一个爱好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而且有时观察父亲扬粪的动作，像杨七郎那招“回马枪”。于是我大讲“杨七郎力劈潘豹”“杨七郎力杀四门”，一讲到“两狼山”杨七郎遇害这段，父亲就不让讲了，他挥挥手说：“后面知道了，杨七郎叫潘仁美给害了！”

父亲戴了石头墨镜，要了一杯茶，正襟危坐，他不能参与到孩子们的阅读行列，那样太不像个大人了，连我也这么认为。他只能忙完地里活后，揭开我的连环画箱子，偷偷去翻看。唉，我那时想，当个大人真难。他知道我已凑齐了15本一套的《岳飞传》，30本一套的《水浒》，只有《杨家将》还差第三册《双龙会》，有时翻着翻着就对我说：“什么时候能买到《双龙会》就好了，那里面有杨七郎力杀四门！”我感激地点点头。

此刻，《双龙会》就摆在眼前，我不敢去翻看，害怕潜伏在心底的企图过早暴露。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不是把这本书看十遍或一百遍，而是把它带回家，

放进我的装满小人书的“百宝箱”。我在翻看着的书，不时抬头瞄一眼那本光彩四射的宝贝。我口里咽着唾沫，眼里冒着绿光，直想从书架上抢下那本书闪电一般逃脱。可我不敢那样做！

父亲不动声色，却早已洞察了一个少年的心思。他走过去，从书架上拿了《双龙会》，反过来看了一下封面，我知道他在看定价。“一毛六！”我扔下手中那本书，脱口而出。摊主是一个机敏的老头，一下看出了我们来者不善。“只能看，不卖！”老头斩钉截铁的一句，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两毛钱，卖不卖？”父亲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居然要多掏四分钱买一本小人书。老头一怔，随即又从牙缝中蹦出两个字：“不卖！”“多少钱卖？”父亲紧追不放。老头低头沉思了几秒钟，伸出五个指头晃了晃：“要就五毛钱，少一分都不卖！”

父亲拉了我的手转身就走，气愤地说了一句：“投机倒把！”走出十来步远，听到老头在背后喊：“四毛，四毛钱要不要？”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绝不会回头的。完了，我的《双龙会》！

夕阳在村道上投下两个长长的身影，我和父亲一前一后，牵着那头黄牛往回赶路。我无精打采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耷拉着脑袋。父亲也一声不吭。走出乡镇一里多路，我突然不走了。父亲说：

“还在想那本书？好，把牛牵住。”他掉头大步流星地向集市上走去……

月亮上来以后，我走累了，父亲把我放到牛背上。借着微弱的月光，我蘸着唾沫，一页页地翻看那本心爱的小人书，那些字已辨不清了，只有画面还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父亲背着手，跟在牛屁股后面，嘴里嘟囔着：“老家伙，不就是几碗凉粉钱嘛！”

夜里，我把那本书放到枕边，美滋滋地进入梦乡。梦中，父亲严厉的臉膛变成一轮耀眼的太阳……

16岁那年，我考上中专，成了全村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从此圆了我的读书梦，也圆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夙愿，但我永远忘不了那本充满父爱的“小人书”！



张弓惊《伤诗止痛稿》研讨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12月14日下午，宝鸡籍知名编剧、诗人张弓携诗集《伤诗止痛稿》来到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与近百位家乡文朋诗友畅谈诗文创作与人生感悟。

本次研讨分享会由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市作家协会、市职工作协主办，宝鸡理想国独立书店承办，市朗诵艺术学会、宝鸡文学网协办。

张弓惊阅历丰富，早年系宝鸡师范学院火鸟诗社骨干成员，后当过报人，做过编剧、制作人，现任社戏控股(北京)有限公司CEO，是一位跨界艺术家。由他担任编剧并导演的《平西地下交通线》《五道口》等话剧广受好评，由他担任编剧、总导演的《中关村往事》获得北京市2018精品创作奖励，由他担任编剧、总导演的大型史诗舞台剧《后稷》还

成为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展演剧目。多年来，他将对故乡的思念一一写进热爱的诗歌，整理出版了诗集《伤诗止痛稿》。

这次诗歌研讨分享会由我市著名诗人白麟主持，李广汉、渭水、孙新峰、范宗科、秦舟、李喜林、胥建礼、赵智芳等嘉宾，从不同角度对诗集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张弓惊的诗歌具有明显的辨识度，通透而深刻，充满对生活的体验，又饱含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刘进锁、王生辉、安瑛等朗诵艺术家还声情并茂地朗读了诗人的《青桐家书》《老酒》《何尊》等诗作，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会上，张弓惊向市图书馆、宝文理图书馆等单位赠送了诗集。

本报记者 王卉

宁可长篇小说《日月洞》面世

本报讯 我市岐山籍著名作家宁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日月洞》，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堪称其2014年出版的《日月河》的姊妹篇。

宁可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百优”作家、陕西文学研究所首批重点研究作家，曾在《延河》《天津文学》《青年文学》《当代小说》《滇池》等20多家文学期刊发表60余篇中、短篇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日月河》、中短篇小说集《明天是今天的药》，曾获第六届秦岭文学奖小说奖。

《日月洞》语言幽默风趣，描摹状物精准深刻，细节安排曲里拐弯，既有大起大落、冲冠之怒，又有柔情蜜意、刻骨之恋，实实在在一幅醋海扬波、情天恨海的人生百态世相图。该书责任编辑全秋生这样评价：小说家宁可就像一个善于编织罗网的能工巧匠，以醋为媒，以情做线，把地处偏僻的日月镇三女三男硬是串起来，编织了一个另类的“世外桃源”；宁可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善于把虚无缥缈的梦境涂抹得五彩缤纷，令人深入其境、眼花缭乱而又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周勇军

